

◎编者按

彭城七里，是串起徐州千年岁月的文脉轴线。这里荟萃楚汉风云、黄河故迹、名士遗踪与市井烟火，众多古迹遗存散落街巷，沉淀着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底蕴。本报《放鹤亭》栏目联合徐州市作家协会，开展彭城七里主题散文征集。广大作家踏访古街旧迹，寻访城市记忆，将历史感悟与故土情怀付诸笔端。

作者的笔下，或回望千年史事，品读古迹背后的故事；或描摹街巷烟火，记录古城的时代新生……在字里行间，可以触摸到古城肌理，感受绵延不绝的彭城文脉。



半程行吟七里路，一墩读懂古彭魂

◎吴艳秋

今年七月九日，我跟随徐州市文联、市作协组织的彭城七里文脉采风团，踏访古彭文脉。短短一次半程行走，让我深深读懂，徐州是一座藏着四千年文明的厚重古城。采风第一站，便是下圆墩遗址，也是世人公认的“彭城之源”。

一走进园区，城市喧闹瞬间远去，四周安静得让人心安。这片遗址1955年被发现，是距今约四千年的龙山文化遗存，也是徐州目前最早的上古文明栖息地，填补了徐州上古历史的空白。园内四根古朴石柱静静伫立，历经千年风雨安然如初，是远古先民祭祀天地、祭拜先祖的遗存。遥想千百年前，先民在此虔诚祈福，祈风调雨顺，盼五谷丰登，求家园安宁，质朴真诚的心愿格外动人。四根石柱守望岁月，见证着古彭大地最早的人间烟火。

墙面浮雕缓缓铺开远古先民的生活长卷。春耕、夏渔、秋收、制陶，每一幅画面都朴实生动。春日男子耕耘拓土、女子采桑纺麻，夏日下河捕鱼、进山狩猎，秋日取泥制陶、烧制器皿，皆是先民真实朴素的生存日常。一耕一织、一陶一渔，诉说着古彭先祖的勤劳、坚韧与智慧。

我静静伫立浮雕前，轻抚石壁粗糙纹路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深浅交错的刻痕，藏着四千年的风雨烟火与生生不息。一侧是沉静古朴的千年遗址，一侧是高楼林立的现代新城，古今相望、新旧相拥，让人满心震撼与骄傲。

半生行走，看过许多古城古街、名胜古迹，从前总以为明清古巷、江南风月便是极致的文脉风光。来到下圆墩我才懂得，别处多是唐宋明清的市井风情，而徐州的文明根脉，始于四千年前先民开荒拓土的原始文明。这里是徐州文明的起点，是古彭大地最早的文明星火，这份厚重古老的底蕴，值得世人细细品读。

怀揣满心震撼，我继续沿彭城七里文脉前行。徐州博物馆、回龙窝古巷、户部山明清大院景致悠然，而整条七里文脉中，最触动我的依旧是下圆墩这处文明源头。

在徐州博物馆二楼，我偶遇一位外地来徐探亲的游客，她安静观展，满眼欣喜与惊叹。闲谈间她坦言，从前只知徐州是普通北方城市，不想深深藏着这般厚重惊艳的古文明底蕴，直言日后定会携家人再来，细细品读彭城文脉。听闻此言我深有感触，我们久居这座城早已习以为常，远道来客，却一眼窥见了徐州沉淀千年的珍贵。

下圆墩是古彭文明的开端，徐州博物馆承载两汉盛世辉煌，回龙窝与明清古院留存后世市井烟火。短短七里文脉，串联起上古、两汉、明清与今朝，收纳了徐州四千年悠悠岁月。

我曾远赴苏州七里山塘，从早到晚流连其间，沉醉于小桥流水的江南风情。对比之下，我心生深切感悟：苏州七里山塘，美在江南晚世的温婉风月；徐州彭城七里，贵在四千年源头文脉的深厚根基。一条是江南精致市井，一条是华夏文明本源，论历史纵深与文化底蕴，彭城七里更耐人细品。

很多游客初识徐州，只为云龙湖、云龙山的山水风光而来，便以为读懂了这座城的真谛。殊不知，徐州最珍贵厚重的风景，藏在流淌千年的彭城七里文脉之中。

我真诚想告诉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，品读徐州，别只流连新城繁华，一定要走进彭城七里。踏足这里，便是穿越四千年古彭时光，先民拓荒的坚韧、大汉风骨的磅礴、古巷人家的温柔尽数藏于街巷。一步一历史，一景一故事，底蕴悠长，绝不辜负每一场奔赴。

半生奔波，数次往返彭城，这场盛夏的文脉采风，让我补上了迟来半生的一课。我深深明白，城市外在的繁华转瞬即逝，唯有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，才是这座城不变的底气与灵魂。

愿更多热爱历史、热爱生活的人，走进彭城七里，踏访下圆墩遗址，静心品读古彭四千年的沧桑沉淀，读懂徐州深藏岁月深处的厚重风骨。

从大墩子到下圆墩

◎李海年

火辣辣的太阳直盯着大地、烘烤万物。6000平方米的下圆墩遗址公园，像一口敞开怀抱的硕大聚宝盆，接纳四面八方而来的寻访者。

公园中央有一棵大树，树下四块景石巍然矗立，古朴厚重的甲骨文“下圆墩”三个字镌刻其上。五面浮雕墙拱卫着，耕织、渔猎、制陶、祭祀的先民图景深刻石壁；地面九州图铺装蔓延，绳纹、网纹、回纹从破碎陶片上复刻，在现代广场上苏醒，完成一场古今对话。北连云东文化街区，南接彭祖园，一条文脉由此向北绵延，串联起彭城七里的万千风华。

讲解员娓娓道来，我一点点拼凑出下圆墩的前世今生。1955年5月，云龙山东坡修筑圩堤，一锹泥土意外揭开尘封的时光。文化堆积深达一至三米，下层是距今4900至4100年的龙山文化遗存，黑陶漆黑光亮，器物素面磨光；上层叠压东周遗存，几何印纹硬陶遍布其间。考古确证，先民在此落地生根，前后延续逾千年。

在没有文字的遥远年代，陶片便是历史最精美的书页。男人渔猎耕种，女人纺纱制陶，聚落壮大，手工业兴起，私有制萌芽。学界推断，这里极可能是大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，下圆墩因此拥有“彭城之源”的美誉，成为徐州市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。

漫步下圆墩遗址公园，脚踩先民们生活过的地方，我的思绪不由自主飘向东方。100多里之外，苏鲁两省交界的四河镇竹园村，大墩子遗址静静卧在苏北平原之上。那是一座近乎圆形的土墩，直径约250米，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。文化地层记录漫长岁月，下层青莲岗文化，中层刘林期，上层花厅期。考古清理墓葬554座，出土器物6000余件，与大汶口文化血脉相通。

下圆墩与大墩子，两处远古聚落，隔着百余里的平原遥遥相望。翻看地理坐标，二者几乎处在同一纬度，气候相近，海拔相仿，水土条件高度相似。一方背靠云龙山麓，一方坐落于汴河之畔，同样坐拥适宜生存的水土。大墩子遗址已经实证，6500年前便有先民在此生火

◎石德会

地下城里的碰撞

聚居、耕耘劳作，这也将江苏的文明史整整向前推了1800年。彼时我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份笃定：在6500年前即遥远的上古时代，彭城这片土地，同样不会是空寂荒芜。必然也有先民择水而居，点燃炊烟，开垦土地，繁衍生息。

大墩子遗址比下圆墩遗址，整整早了1600年！如今我们把下圆墩称作“彭城之源”，可我心中明白，这或许只是彭城文明的一个分支源头，真正最古老的那一段根脉，依旧沉睡在大地之下，尚未被我们发掘遇见。或许那些更早的聚落遗迹，被洪水泥沙掩埋，被后世的人居建设破坏，当它们静静地隐匿于城市的地层深处，只等待未来某一次偶然的发掘，亦等待重见天日的机缘。

从下圆墩到大墩子，百余里山河，串联起黄淮大地的史前记忆。放眼960万平方公里华夏大地，放眼浩瀚的人类文明长河，这两处遗址，不过是历史星河里的两束微光，却足以令人为之动容。从青莲岗到大汶口，从龙山到大彭遗存，淮河以北、沂沭泗水流域，星罗棋布的古遗址编织成史前文明壮阔图景。先民磨制石器，播种五谷，渔猎山林，抁土烧陶，安葬逝者，用泥土、陶片、墓葬留给后世语言，跨越数千年诉说祖先的生存与梦想。

彭城七里，以南端下圆墩为起点一路向北延伸。4000年前龙山的炊烟，东周陶土，楚汉风云，唐宋诗文，明清街巷，层层叠叠铺陈。行走其间，便是跨越千年的寻根问祖，与远古先民的隔空对话。

在这盛夏七月最滚烫的日子，下圆墩更像一个大火盆，我凝视浮雕上耕织渔猎的画面，一个问题盘旋心底：先民们创造了早期文明，给后人留下无数瑰宝；千百年后，我们这代人能给后世留下什么呢？

我，一个从大墩子那边走过来的，人，此刻站在两个“墩子”之间，忽然觉得天地变小了。从大墩子到下圆墩，从6500年前到4900年前，不过是历史长河里同一片土地上的两行脚印，深深浅浅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——那个方向，我们管它叫：烟火人间。

不是那时生活的缩影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下水道，一个城市的血管，如果堵塞了，也就容易出毛病，极有可能导致瘫痪，甚至危及生命。从这些图片和出土的部分实物实景里不难看出，那个时候的人肯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，青砖不仅垒出了水道，还砌了拱形的上盖，无论设计还是用料，都是极用心考究，是实打实的惠民工程。我看了不由得在心里竖起大拇指。

二楼的展厅看上去倒简单了许多。这是一个完整的庭院。站在玻璃栈道上，因为有了那些明确的标注，所以看起来容易多了。水井、磨盘、正房、厢房、前后院，布置得合理讲究。乍看有点找不到北，看着看着，名堂就出来了，眼前就多些活生生的画面：男主人衣着光鲜，仪表堂堂，在正房里陪着客人喝茶聊天，说到投缘处，二人指头点向对方，然后仰头会心大笑，这幅相知相惜的图画，在我心里勾画出来，竟让我跟着咧开了嘴。

厢房里的女子正哄娃睡觉，轻轻哼着歌谣，一会儿低头看着孩子，一会儿抬头望向窗外，月亮斜着身子，把微光铺满窗台。前院的佣人淘米、洗衣裳，灶膛里炊烟袅袅；磨盘前一个卷着裤脚的男人推着杠子，磨盘吱吱嘎嘎地转，豆浆顺着磨盘流了出来。

院外隔着一马路的铁匠铺，叮叮当地敲打打着烧红的铁块。那条曾经繁华的老街，隐约能够看出一道水坝的轮廓。这会不会就是那没能阻挡住洪水，被冲塌吞掉的那道拦水坝？这只是我瞬间冒出的猜测，和史实无关。

从徐州下城遗址博物馆出来，重新站在彭城广场的地面上，望着插进云层的苏宁大厦，那些闲庭信步的人群，以及飘过来的香甜味道，忽然生出别样的感觉，就像这城的本身，立体又厚重。

徐州的文脉源远流长，地下城作为彭城七里综合开发的一部分，其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。